

王雲五主編
楊承祖撰

唐張子壽先生九齡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唐張子壽先生九齡年譜 一冊

基本定價七角正

撰者 楊承祖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卷索引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年譜の
十有餘冊を同一之に、因抗戰而中止。是日戊
酉二十一年一二、本館初後、或改單、迄二十
五年八一三之年乃抗戰終局、利刃在彼、今
迄編年譜、一都分、以信以與東方國、信之
司、是後訪明、本館亦羅十の冊、其中心者、
儒一、二、三、十、年、連同中國史地、而收信、
外、古、新、如、平、終、今、計、五、二、百、餘、種、以、信、
板、加、研、究、。新、舊、年、譜、之、心、。定、於、お、家、。多、有、為、

諸君之新，或口授而中人尋述，不知上之諸
 主之志也久，吾人知者，誠見其或遺揚也
 功者，陳本之議主既經，吾人不遇之，其安大
 於諸君。古代其化，所以諸君名以信諸人，故
 解者願其，其與陳本之史，亦其新而諸君可稱
 ，吾人不和於新之記我，其新則法，古或曲
 其力之，其而吾國之史，亦其有正而諸君之
 也，吾國之史也，其則諸君之，其則諸君之
 史者也，其則諸君之，其則諸君之，其則諸君之
 史者也，其則諸君之，其則諸君之，其則諸君之

式及之等門外、連同新收之人數以及土地所有
者、合計は二万餘戸以上。即ち徳の十ヶ年戦争
による功、即ち二三年、第一に陸海軍及び其属
、第二に郵政三官府省、第三に通商貿易及び其属
各省内志士等、即ち何れも二萬餘戸、一萬餘戸、
萬餘戸、公島後主都之政令引、殆ど一二萬戸
之有、亦其第々諸官引之生成、二万餘戸以上
あり、即ち此説、世々研究引、如何に孤高之
言議先川多事、故語より信ずる可し、故に後
方、用即此定日本年四月末毎月累増十餘、分

輯有り、天啟元年同大正統二年二十一年、重
大難多あり二十の年式三十二可。廿三年也、主
君成古小不友、十の年式三十二可。字體二部
並有親、在平土地家お付竹二一可也。得字體三
なり、いふ所、修例に原最果お、人、又平中
の者、字體四小、所定を議り多ある中よりハ
九七、固一様好うる由否、何事諸隨改裁而か
大、且各分室わ可云ハ一致、有力佳化の向業出
明り此後細入算分月、如前法護の標、想同年
卒定願心、當不到道似切語也。是の方

中華民国廿七年三月十日 王雲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劫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三十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二百餘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爲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爲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爲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爲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爲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爲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迫真；然合冶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爲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愆前愆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爲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緬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百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爲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爲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人文庫本爲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爲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爲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爲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洽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王雲五

序

年譜依編年順序記載一人生平之事蹟，宋以後名人往往有之，大抵爲譜主自訂，或爲門生故舊所撰，亦有後人於古代名人就其著述，考其事蹟，爲之編訂者。年譜所述言行事實，大都詳確，可補史書之厥失，此其可貴處。

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歷代名人年譜，始於上海，主其事者爲本館王故董事長雲五先生。遷台後，及雲老復主持本館，以前在大陸所藏圖籍散佚，重新蒐集，歷年所得舊刊新著，已達二百餘種，定名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自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起分輯發行，每輯十冊，迄六十八年雲老逝世之時，已刊行六輯。七輯以後自本年起照原定計畫陸續刊行。今雲老雖已謝世，不克親睹全部計畫之完成，然各輯目錄早經其生前決定，爲誌其四十餘年來與年譜集成之編輯工作相始終，仍標明雲老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日

凡 例

一、本譜紀年用後元，並干支、公元頂格書之；譜主行事低一格；引證考據低三格。

二、譜主行事依年、季、月編列；僅知年者，編於年末；僅知在某數年之間者，編於其最後一年之末。其有疑似近於某時，或與某事相關者，亦因便書之。全年不改官，則於年首書官職；有遷改則不書。同時文人生卒及行事有關譜主者，附見各年之末。

三、譜主詩文作年可考者，列目各年之後，以便檢覽；僅知當在某年前後者，加「附」字別之。制草之與譜主行事無涉者不舉。

四、新、舊唐書本紀及通鑑書事紀年月日相同，則取文字之合宜者；不同則考證以定取捨。

五、溫、何二譜具在，凡與相同及有增詳者不列舉；不同者於案語中論列之。

譜 前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開元以後世稱曲江公。

曲江文集（下稱本集）附錄徐浩撰唐故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尚書右丞相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贈大都督上柱國始興開國伯文獻張公碑銘（下稱徐碑）云：「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舊唐書（下稱舊書）卷九九本傳（下稱舊傳）同。新唐書（下稱新書）卷一二六本傳（下稱新傳）云：「張九齡，字子壽。……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唐李肇國史補卷下云：「開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稱者，燕公、曲江、太尉、魯公。」

韶州曲江人。

徐碑云：「曾祖諱君政，皇朝韶州別駕，終于官舍，因爲土著姓。」舊傳云：「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爲曲江人。」新傳云：「韶州曲江人。」按舊書卷四一地理志云：「韶州，隋南海郡之曲江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番州，領曲江、始興、樂昌、臨瀧、良化五縣。貞觀元年改爲韶州。……天寶元年改爲始興郡。乾元元年復爲韶州。」

。」是曲江、始興明爲兩縣。舊傳云：「家于始興，今爲曲江人。」似若祖居始興，後遷曲江。又本集卷三有「始興南山下有林泉常卜居焉荊州臥病有懷此地」及「南山下舊居閑放」二詩，更似九齡舊居正在始興者。然文苑英華卷八九九蕭昕撰殿中監張九皋（九齡弟）神道碑（下稱張九皋碑）云：「晉末以永嘉南渡，遷于江表；皇朝以因官樂土，家于曲江。」又卷九四五白居易撰張秘監仲方（九皋孫）墓誌（下稱張仲方碑）云：「永嘉南遷，始徙居於韶之曲江縣，後嗣因家焉。」（白氏長慶集卷六一同。）並云家于曲江，而不言居始興。考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四云：「韶州，秦南海郡地，漢分置桂陽郡，今州卽桂陽之曲江縣也。後漢置始興都尉，今州卽都尉所部。吳甘露元年初立爲始興郡。」則始興乃韶州古名也。本集卷三有「秋晚登樓望南江入始興郡」詩，韶州改始興郡在天寶元年，已在九齡卒後，則其題「始興郡」者，蓋用州之古稱，言州非言縣也。舊傳云「家于始興」，蓋亦如之。然史書以明切爲主，糾繆如此，殆非例也。

【註一】

其先范陽人也。

徐碑云：「其先范陽方城人。」張九皋碑云：「其先范陽人也。」張仲方碑同。按何格恩撰張九齡年譜（下稱何譜）註二云：「北平圖書館趙萬里先生藏故中散大夫并州孟縣

令崔府君夫人源氏墓誌銘拓本，下署「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范陽張九齡撰」。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原脫序字，今補。）亦云：「丞相范陽張九齡……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蓋九齡雖以曲江著號，有時自署郡望爲范陽，故人亦有以此稱之者。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九孟浩然集提要云：「至序中丞相張九齡等與浩然爲忘形之交語，考唐書張說嘗謫岳州司馬，集中稱張相公、張丞相者凡五首，皆爲說作。若九齡則籍隸嶺南，以曲江著號，安得署曰范陽，亦明人以意妄改也。」然據新唐書卷二零三孟浩然傳云：「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張九齡爲荊州，辟置於府。」可見二人之交情。又查唐詩紀事及全唐詩孟浩然詩中稱張丞相者凡八首，稱張九齡者一首；提要以爲皆爲張說而作，殆未深考。」

高祖守禮公，隋鍾離郡塗山令。

徐碑云：「四代祖諱守禮，隋鍾離郡塗山令。」張九皋碑同。按新書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下稱世系表）「令」作「丞」，蓋誤。

曾祖君政公，唐韶州別駕。

徐碑云：「曾祖諱君政，皇朝韶州別駕。」張九皋碑、世系表並同。

祖子胄公，越州剡縣令。

徐碑云：「大父諱子胄，越州剡縣令。」張九皋碑、世系表並同。

父弘愈公，新州索盧丞，追贈太常卿、廣州都督。

徐碑云：「烈考諱弘愈，新州索盧丞，贈太常卿、廣州都督。」舊傳云：「父弘愈，以九齡貴，贈廣州刺史。」世系表但云：「弘愈，索盧丞」，不書贈官。張九皋碑云：「烈考弘愈，皇朝太常卿，廣州都督。」按清翁方綱粵東金石略卷四所載張九皋碑，「皇」下「太」上闕二字。學海堂二集卷十四侯康唐張九皋碑跋云：「參考諸文，以曲江公碑爲最詳。世系表但書其實職，碑及舊史但書其贈官，似異而實不殊。碑中闕字當是「朝贈」二字，曲江集有追贈祭文云：「今僅具太常卿廣州都督告身……」，尤其明徵矣。」是文苑英華所載張九皋碑「朝」下脫一「贈」字也。追贈祭文載本集卷十七。

母某氏，追贈桂陽郡太夫人。

本集卷十七追贈祭文云：「今謹具贈……桂陽郡太夫人告身……伏惟尙饗。」

仲弟九皋，殿中監。

徐碑云：「公仲弟九皋，宋、襄、廣三州刺史、採訪節度經略等使、殿中監。」舊傳云：「弟九皋，自尙書郎歷唐、徐、宋、襄、廣五州刺史。」按九皋碑：自弱冠登孝廉科

，凡歷海豐郡司戶、南康郡贊縣令、巴陵郡別駕、南康郡別駕、殿中丞、尚書職方郎中、安康、淮安、彭城、睢陽四郡太守、襄陽太守兼山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南海太守兼五府節度經略採訪處置等使、攝御史中丞等官，遷殿中監。天寶十四載四月二十日卒於西京，年六十六。

季弟九章，鴻臚卿。

徐碑云：「季弟九章，溫、吉、曹等州刺史（史原作使，今改。）、鴻臚卿。」舊傳云：「九章歷吉、明、曹三州刺史、鴻臚卿。」

又有弟九賓。

按徐碑、兩傳並不云有弟名九賓者，惟世系表載之，復無官爵，殊可疑；存以俟考。

妻譚氏，封桂陽郡夫人。

徐碑云：「夫人桂陽郡夫人譚氏，循州司馬府君誨之子也。」

子拯，太子右贊善大夫。

徐碑云：「嗣子拯……拜朝散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世系表同。新傳云：「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贊善

大夫。「舊傳略同，「拯」作「極」。按宋趙明誠金石錄卷二八唐張九齡碑跋云：「碑載公嗣子拯。」是所見拓本亦正作「拯」字，舊傳作「極」誤。

孫藏器，長水丞。

徐碑云：「孫藏器，河南府壽安尉。」世系表云：「藏器，長水丞。」按徐碑又云：「姪殿中侍御史抗……以兄拯早世，姪藏器幼孤，未見豐碑，乃刊樂石，用展猶子之慕，庶揚世父之美。」蓋徐浩撰碑之時，藏器但爲壽安一尉，其後稍遷長水丞，世系表書其後官也。